

云冈石窟景区关于第30-37窟暂停开放的公告

尊敬的游客朋友：

按照年度文物保护工作计划，我院拟于8月26日至9月30日开展云冈石窟第30-37窟及附属洞窟数字化保护工作。为保证游客与文物安全，经研究决定于8月26日起对第30-37窟采取

临时封闭措施。

封闭期间给您参观考察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云冈研究院
2024年8月19日

两大展览呈现完美的艺术世界

——“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和“与古为新”雕塑开展展侧记

本报记者 赵小霞 赵永宏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大同市文物局局长刘建勇致辞

8月16日，“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和“与古为新”雕塑展在云冈博物馆开幕。来自郑州登封中岳嵩山的石碑拓片与水墨画作完成了向北开拔的使命，正式抵达大同与市民见面。

“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大同市委宣传部指导，云冈研究院、郑州市文物局、大同市文物局主办，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郑州博物馆、云冈石窟博物馆承办，

是郑州、大同两地“双城展”活动组成部分。展览的开幕标志着郑州与大同完成了此次“双城之约”，两城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迈上新台阶。

据悉，8月5日，“丝绸之路·黄河；长河灵岩”主题展览在郑州博物馆开幕，来自大同云冈石窟的55件（组）展品以及石窟内代表文物、3D打印展品、相关研究历史档案等已抵达郑州，作为2024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主题活动

的一部分精彩亮相，受到了郑州市民的一致好评。精美的石窟造像一经展览，便引发热议，相关话题多次登上本地热搜榜单，浏览量已超1500万。

此次“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带来中岳嵩山原拓作品11套，均出自启母阙、太室阙、少室阙、中岳庙、少林寺、嵩阳书院等建筑，以及著名画家封曙光创作的当代作品33幅。这些作品不仅将散布于嵩山的历史遗迹、石碑篆刻还原拓印，也将嵩山自然景观与人文盛景尽收笔墨，展示了天地之中的厚重历史与水墨嵩岳的独特魅力。

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大同市文物局局长刘建勇在致辞中表示，“晋观嵩岳·豫见云冈”，古代与现代跨越千里山河，双向奔赴、携手共赢，将共同书写“双城记”新的精彩篇章。“与古为新、古今对话”，古代与现代雕塑跨越时空，相互对话，相互交流，碰撞出新的创作火花。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加强互展互动、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不断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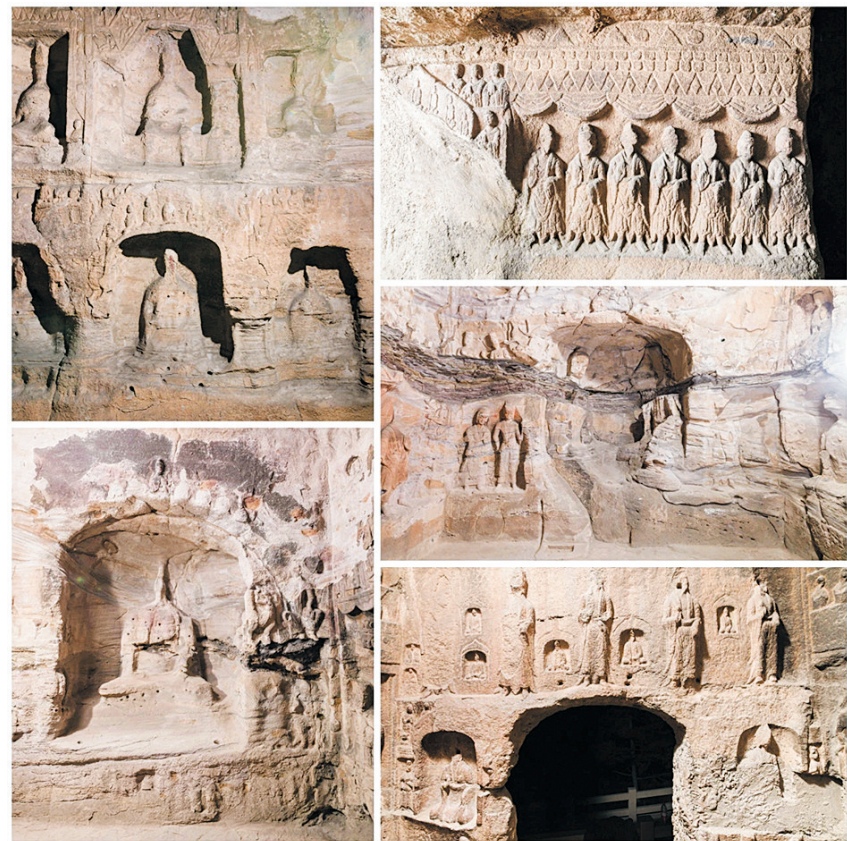
著名山水画家封曙光师法自然，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独入嵩岳，居山为邻，依山为伴，以山为友，坚持看山、听

山、画山、悟山，“搜尽奇峰打草稿”，每幅作品都有大自然的出处，借笔墨去修饰经营天造的意境。古典与现代对话，拓本与水墨相生，作为一种创新的展陈形式，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与古为新”雕塑展也在本次开幕式上同时启动。38件汇聚青州造像、南涅水石刻、云冈石窟所藏的部分造像和当代雕塑家阳新23件雕塑作品。开幕式上，封曙光还向云冈研究院捐赠了《一瞬千年》画作。阳新分别向云冈研究院捐赠了《空衣-18号》和《空衣-19号》两件雕塑作品。开幕式结束后，前来参观云冈石窟的嘉宾与游客进入展厅，沉醉在嵩山石刻与自然风光之中。

展厅中，在巨幅拓片《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下，游客驻足静望，感受着“嵩山第一大碑”的宏伟高大。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游客赵先生告诉记者，本次展览让他对中岳嵩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有机会一定要造访嵩山，亲身体验中原文化的魅力。

在云冈美术馆，云冈研究院研究员小中看完“与古为新”展，用“再造一座云冈石窟”表达他对此次展览的感受，此次展览让古代雕塑与现代雕塑在同一空间里相互对话、相互碰撞，共同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的雕塑世界，让观众尽情享受这场跨越时空的雕塑之旅。



云冈石窟第30-37窟及附属洞窟

云冈石窟第30-37窟小常识

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云冈皇家工程宣告结束，西部山崖成为民间造像的乐土。云冈西部中小石窟群从第二十一窟开始，向西延伸约240米，分布着近百个大大小小的洞窟。其主要洞窟25座，占到云冈主要洞窟的一半以上。这一窟群虽然数量较大，但多数洞窟规模狭小、布局多样，洞窟形制也有差异。明显不同于云冈早中期整齐划一的皇家石窟。

云冈石窟第30-37窟及附属洞窟位于云冈西部中小石窟群，属于云冈晚

期石窟，数量庞大，但洞窟规模较小，且以平顶方形窟为主。

云冈晚期不少洞窟的拱形窟门两侧，雕刻有立姿护法神像；有的门额券面上雕刻为叶片向上、象征火焰的单体忍冬纹；在云冈多数洞窟采用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的基础上，晚期洞窟又出现了一门二窗或一门五窗的形式。

云冈晚期洞窟雕刻艺术的多样性、世俗化倾向明显，人物形象变得愈来愈消瘦，衣服下部的褶皱越来越重叠，成为中华佛教“秀骨清像”风格的诞生之地。



“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



“与古为新”雕塑展



展览现场游人如织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一边做考古一边做科普——

努力让云冈文化融入公众生活



▲杭侃（左）与同事研究文物碎片

人物小传

杭侃，1965年5月出生，江苏省南通人。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曾任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科研领域为宋元明考古、佛教艺术、古代建筑、博物馆学与文化遗产保护等。发表《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清明上河图再研究》等论文40余篇，参与和组织了20多个大型展览及图录的编写工作。

讲述·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杭侃，人如其名，儒雅而健谈。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先后在上海的博物馆机构和北京大学任职，还有过高校管理经验。2021年2月，杭侃从山西大学副校长转岗到云冈研究院，担任新成立的云冈研究院首任院长。

在杭侃看来，自己的人生既有在田野中考古、坐冷板凳研究学术的一面，也有面向公众、喧哗热闹的一面。大概是由于个人经历丰富，杭侃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工作之余，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写点科普文章，希望能把严肃的学术问题通俗地介绍给公众。”杭

侃说。

“做学术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

位于山西大同城西16公里外的云冈石窟，坐落在武州山南麓，东西绵延1公里，依山开凿。石窟兴造于北魏时期，现存大小窟龕254个，石雕造像5.9万余尊，其中主要洞窟45个。戴着安全帽爬上脚手架，近距离观察每一个细节，核对近期编纂的考古资料数据情况……这些工作对杭侃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但他还是时常会想起30多年前第一次来云冈石窟的情景。

1986年，杭侃从郑州大学毕业后进入河南古代建筑研究所工作。工作中，他萌生了深造的想法，努力备考并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师从考古学家宿白。为了完成中国美术史专题课程的一次作业，杭侃在北大图书馆翻阅了很多关于云冈石窟的调查报告，但仍对很多细节存有疑问。在老师的建议下，杭侃第一次独自来到云冈石窟调研，并留下许多影像资料。

从云冈石窟回来后，杭侃写了一篇3万字的论文初稿，详细阐述了对云冈石窟第二十窟西壁坍塌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布局设计的推测与还原。然而，在老师的一遍遍修改下，论文刊出时只剩下8000字，杭侃感到有些沮丧。但他记得很清楚，老师当时说：“几十年后，别人说不定会找出文章的问题，行文一定要严谨。”

杭侃发现，此前关于云冈石窟的论文大多聚焦于历史或艺术领域。他尝试从工程建设的角度入手，从石窟开裂的缝隙，到窟底高度的变化，逐一进行细致分析。他就此提出的观点，也通过近年来遗址发掘和保护工作过程中发现的有关残块陆续得到验证。杭侃的论文发表后，引发了学界对云

冈石窟开凿工程研究的重视，至今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老师让我明白，应该如何做一名学者。做学术一定要有严格的要求，要学会突出中心观点，并为之提供清晰完整的证据链。”这是杭侃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也是他至今经常给学生强调的观点。

“不断拓展云冈研究的深度和边界”

云冈研究院是一个承担着研究、保护、管理多重职责的机构。如何找到区别于莫高窟、龙门石窟等石窟的定位，是杭侃思考的课题。“‘云冈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概念正在逐步成形，大家都对云冈研究院抱有很高的期待。”杭侃说，云冈学的主要内容，是云冈石窟本体的保护研究，作为在北方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石窟，北魏平城时期的历史、地理等学术内容也是云冈学的研究对象。

杭侃举例说：“比如，云冈石窟的山上有长城遗迹，石窟与长城的关系，就很值得研究。再比如，出土的瓷碗很粗糙，不起眼，但上面有‘食堂’字样，还有编号。这些编号用于什么？守边将士当时如何在这里度过一生？这些问题都非常有趣，我们要不断拓展云冈研究的深度和边界。”

在杭侃办公室的桌上，厚厚的资料堆了好几摞。随手翻开，上面是石窟窟壁、窟顶和塔柱各个侧面的精准测绘线图。线图上，根据细化的测绘数据，分别标注着各类详细的测绘数据。“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两个石窟中的部分测绘图。”杭侃说。

“今年，我们将完成第一和第二窟的详细考古报告，交出版社进行编辑。”杭侃说，“别看只是两个洞窟，工

作量其实非常大。每一处数据都要核对，以前没测量过的一些细节，也要仔细记录。”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向大家提供一份尽可能详细的素材，供更多人研究。”杭侃说。

“让更多人接触到文化遗产”

见到杭侃当天，他刚刚开了一个研讨会，讨论内容是一段关于云冈石窟的网络视频。视频中，时有小鸟飞来，在云冈石窟雕像的缝隙中啄食岩体，导致碎片脱落，引发了网友对云冈石窟保护的关注。

“其实，小鸟是想吃岩体中的盐分。”杭侃说，景区内栖息着不少不同种类的小鸟，难免有洞窟内筑巢和排泄物污染等问题。洞窟中还有一些植物生长导致文物环境变化的情况。这些问题，都成为这几年摆在杭侃面前的新课题。

会上，杭侃与相关专家探讨如何解决动植物影响文化遗产环境改变等问题。“我想为大家搭建跨学科的交流平台，更好地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国不少石窟都开凿在各种砂岩体上，云冈石窟的保护，对进一步保护好北方地区砂岩质石窟具有示范意义。”杭侃说。

“以前，我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考古。现在，很大程度上跨到了保护和传播领域。”杭侃说，“保护与传播，都是很专业的领域。想要让更多人走近文化遗产，要研究他们的兴趣点在哪里，大到运用哪些科技手段，小到使用怎样的摄影技巧，都是学问。”杭侃曾注意到，上海有一家博物馆曾与一家珠宝品牌商联合举办展览，这让他觉得“似乎有些颠覆传统”。但慢慢地，他意识到，如果把现代元素与古代艺

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让大家喜欢，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老人与儿童免门票、允许学者登上脚手架近距离参观、推动3D打印的石窟进入各类展览……任职云冈研究院院长以来，杭侃努力让云冈文化融入公众生活。云冈研究院还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青年创意工坊等项目，开展舞蹈、影像、数字新媒体、艺术设计、志愿讲解员等方向的探索与实践。“让更多人接触到文化遗产，是今天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新使命和新责任。”杭侃说。

《人民日报》记者手记：

讲好文化遗产的故事

走进云冈石窟，面对一座座雄伟的石窟与精美的雕塑，几乎没有人不会感到震撼。如何让更多人了解云冈、爱上文物，进而投身到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当中？这是杭侃反复提及的话题。近些年，他带学生在石窟现场讲解，在媒体上发表文物科普文章，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产生兴趣。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传承好、保护好这些财富，既是对历史负责，也能为公众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服务，不断满足精神文化需求。让杭侃感到欣慰的是，这些年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到云冈石窟的研究、保护、宣传之中。研究院中，有一群耐得住寂寞的年轻人；游客里，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拍摄的照片、视频传到社交媒体上。杭侃也期待着，“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用更有创意的形式，讲好文化遗产的故事。”

《人民日报》记者 郑洋洋